

中药是打开中国历史的一串钥匙



本草春秋

——中国历史的中药叙述

郑晓锋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CIP) 数据

本草春秋 / 郑晓锋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613-4342-8

1. 本… 2. 郑… 3. 本草—中国—文集 4. 中…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18246号

图书记号: 282

ISBN 978-7-5613-4342-8

本草春秋

——中国历史的中药叙述

郑晓锋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

编: 郑晓锋

开: 787×1092 1/16

字: 280千字

印: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13-4342-8

定: 2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草春秋/郑晓锋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5613-4242-8

I. 本… II. 郑… III. 历史散文—作品集—中国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8246 号

图书代号: SK8N0907

上架建议: 社会科学·历史读物

本草春秋

著 者: 郑晓锋

责任编辑: 戈壁

特约编辑: 李黎明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版式设计: 姜利锐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13-4242-8

定 价: 29.80 元

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
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

——五代·韩保升



100 天麻——天麻

101 天南星——天南星

102 天冬——天冬

目录

◇ CONTENTS

◆ 漏天机——引子 001

◆ 神农断肠——懵懂时代的人草战争 005

草木与人类之间其实在进行着一场战争，没有声息没有硝烟，却残酷而凶险：胜则自由自在自生自灭，败则千刀万剐受煎受熬。世间毒草，便是它们防守自身阵地的猛师悍将，那断肠草，更是悍将中的霸王。可天下可有哪株毒草，能抵挡住神农们简简单单的这一招呢——

管你是什么，轻轻采来，端详明白了，塞入嘴里，慢慢咀嚼。

反正，身后还有人准备着。

◆ 禹余粮——治水与守土 014

尽管各个民族信奉的神灵不同，洪水传说却都大同小异，都是硕果仅存的善人靠着对神灵的虔诚得了启示，准备好大船或是有神龟相救，漂浮了若干天，等到浩劫过去后，重新开始生活。

而我们的传说却是大禹治水。

这传说相比漂流逃难多了一种悲壮，多了一份主动，但也总能给人一个疑问：

我们的先民难道不能也像其他民族一样，躲上一艘船，避开洪峰，等着上天息怒吗？何必要一代代苦苦在泥泞中挣命呢？

◆ 救荒——鱼腥草与勾践复国 024

于越国，吃鱼腥草是为了渡荒，没几人会吃这种东西上瘾；于勾践，则更多是一种姿态，一种与民共患难的态度。他的复仇称霸大计需要这种姿态。

一件看起来很高尚的事其实往往都是有功利目的的。

就像《救荒本草》的作者，早就有人说他写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拉拢人心，图谋大位。《明史》中有证据，这位周王也不是个安生淡泊的，早年就“时有异谋”，后来终于“有告橐反者，帝察之有验”。

◆ 不死药——长生的诱惑 033

古往今来，到底有多少人死于这些金灿灿的仙丹呢？

谁也无法统计。

反正用金丹开道的黄泉路上，那些昂然走在最前头的，大都披着龙袍。

历史上那些所谓的谜案，很多其实只是由于帝王死得难堪，没脸公开罢了。

◆ 薏苡谤——马革裹尸载诬还 043

“啪”一声，一份奏章扔在了马夫人跟前。马夫人的手不觉也有些颤抖起来，她竭力调匀了气息，小心地拾起看着。

忽然，她甩下奏章，老泪纵横，重重地磕着头，一叠声地嚎啕：

“皇上，冤枉啊！罪臣冤枉啊！”

“哪来的一车明珠，那只是一车薏苡啊！”

刘秀坐得很高，很远，谁也看不清他脸上是什么表情：狐疑？尴尬？愧疚？

◆ 当归何处——姜维入蜀之后 053

“儿啊，替你娘寄些当归来吧！”

这是封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家信。当归，是无论哪个药铺都不可一日或缺的当家品种，血虚症及妇科的良药，能补血、活血、止痛、调经、润肠。看上去，母亲让远方的儿子寄回一些当归是很寻常的事。

问题在于，这封信从甘肃天水发出；而甘肃，却是世上当归最正宗的产地，所产当归远远优于别处，最为道地。

收信人在蜀中。

收信人是姜维。

◆ 服石时代——魏晋名士的危险快感 065

但这时如果有人走近这位活神仙，陪他走一段路，便很可能发现，这神仙似乎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他的全身在不停地发着抖，如画的五官不时抽搐着，但又不像是冻的——尽管他在严寒里袒着胸怀、着双木屐，而鸟羽编成的鹤氅并不保暖，因为他头顶蒸腾着热气，没有一片雪能停留在上面。

最奇怪的是，这位神仙眼光迷离，神情恍惚。

但当时人是见惯这种神情的，他们一眼就能看出，王大人定是刚服了药。服了五石散。

◆ 远志小草——淝水两岸的理想 077

两晋南朝，世族名流好养生，多对医药有些研究。且不说医学史上大有名头的皇甫谧、葛洪、陶弘景等人，连将军都多有精于岐黄者。一日，有人送了桓温一些草药——看来此公也对医药有兴趣。他在药篓中挑挑拣拣，举起了一株，在座的人都认识，那是远志。这时桓温问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此药又名‘小草’，为何一物而有两名呢？”他斜睨着坐在身边的谢安，似笑非笑。

◆ 草根天子——南朝的宿命 088

已经无法探究这种草为何会因刘裕而得名、为何会在刘裕身上附会出那个传说。这也许就是神秘的谶言，把小名给了一种草药的刘裕，和他之后的萧道成、萧衍、陈霸先，谁都无法让各自的王朝摆脱草根的命运，嫩软的苗杆始终无力成为能承担整个中国世运的栋梁。南方高低不平盘踞着门第的土壤，不具备生长大树的条件，巨石垒积下，能发出苗来，已经是不小的成就。

◆ 镇恶——钟馗舞端阳 101

一个钟馗镇得住整个世间的邪恶吗？端午之后，仅仅只要再过两个多月，七月半，借着对亲人的哀思，普天下的游魂野鬼，不分善恶，都将在庄严肃穆的法事中狂蹈跳踉。

而那时的钟馗，是不是只能无奈而落寞地端坐在一幅幅泛黄的卷轴上咬牙切齿呢？本质上，钟馗也不过是屈大夫吟诵的楚辞，不过是一部佩剑的《离骚》罢了。

所以有了钟馗的端午，照样需要艾叶菖蒲雄黄。对付某些恶物，也许还是这些药物更有效。

◆ 国老——名相狄仁杰 112

甘草的寒热随人是为了使各种不同特性的药物能得到和谐统一，综合为一个整体，从而在治疗中发挥出更好的功效；便是它的甜味，也多少能缓和汤剂的苦涩，便于病人入口。药界的国老，甘草做得名副其实，劳苦功高。

人间朝堂上肃然端坐的国老呢？

◆ 传灯——鉴真东渡 124

虽然很久以前就已经失去了光明，但他对自己多年练就的辨别能力毫不怀疑；鉴定中他还联想到了自己的法名，鉴真，这真可算是名副其实了。只要手指触摸到任何一种药材，哪怕只是一片树叶一粒种子，他也能清楚地、在纯黑的幕布上勾勒出这棵植物的全貌，甚至还能看到根须在大地深处蜿蜒伸展。于是，一株株鲜活得垂着露珠的草木在他干枯的手掌里抽枝发芽了。

由这种种想象中的草木，他一次次回忆起了生长着这些草木的那片广阔土地，还有土地上巍峨庄严的建筑、熙熙攘攘的人群……

◆ 云深采药去——诗人们的隐逸情结 134

诗人向往的隐士生活就该是这么安逸脱俗。在他们想象中，再险恶的老林也是桃花源，再陡峭的山峰也是奇景仙境，根本不去考虑于其间采药需要耗费多大的体力、需要冒多大的风险——他们从不会担忧药草的叶底是否会盘着一条暴怒的斑斓毒蛇。

高适算是现实一点的，知道隐得再深也离不开钱，但在他笔下，这钱来得还是一样的潇洒：“卖药囊中应有钱，还山服药又长年。”

没有这种浪漫也就不成其为诗人了。

◆ 船从海外来——海药、穆斯林、金鸡纳等 146

在药书中分辨哪些是海药其实有规律，不少品种光看药名就能有个初步的判断。一是药名冠有“胡”、“番”之类，像胡黄连、番木鳖、番泻叶什么的，八成都有飘洋过海的经历；二是如果药名中有“香”字，那么这家伙也可能有海外关系——即使在国内已经遍地开花，也该考虑它们的老祖宗是不是移民身份。

因为海药中很大一部分，被纳入中国医药体系之前，都被用做香料。

◆ 壮气蒿莱——从“牵机药”到“五国城” 158

宋奸相蔡京之子蔡绦有本笔记《铁围山丛谈》，记了北宋一朝不少的秘闻轶事。毕竟他老子身居高位多年，频频出入官禁，历代学者多重视其言，不以等闲视之。其中提到宋徽宗刚登位时曾巡视皇宫，发现有个无名库房，一问方知此库专藏毒药，库内的毒药分为七等，排在第三等，第一等的毒药“鼻嗅之立死”。

即使没有蔡绦的描述，所有人其实都清楚，自从有了皇宫那天起，这个神秘的库房便已经存在。随便翻翻厚厚的史书，不必费多大力气，总能找到一些“鸩杀”、“饮药死”、“毒杀”之类的字眼。这些字透着一股森然的寒气，凝视久了，似乎眼前还能幻化出一个密封的小瓷瓶，还有瓷瓶后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

◆ 纸上超然——杞菊滋味与兼济情怀 170

“果蔬草木，皆可以饱”，写到这里，苏轼不觉莞尔，他想起了去年饥馑时，自己也天天循着墙根荒园找野菜果腹的狼狈模样。他记得吃得最久最多的当属枸杞与菊花，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果冬食根，简直一日也离不得。枸杞与菊花都是中药，苏轼精于药理，明白这两样都是养生的好东西，是高人隐士的挚爱。但东西再好也经不起一顿顿接着吃，何况嫩苗花果的季节终归短暂，连出名嗜食杞菊的唐人陆龟蒙都为杞菊到了五月就枝叶老硬气味苦涩而遗憾。饶是苏轼长于烹调也有很多时候不得不对着案头的杞菊愁眉苦脸，举着筷子反胃。

◆ 洗冤——寂寥宋提刑 185

看着一股发黄的浓烟从熏炉孔隙中升起，宋慈暗暗叹息了一声，从身旁的差人手中取了一块切成半寸见方的生姜放入口中含着。仰天凝视了片刻后，他深深吸了口气，提起熏炉，慢慢左右挥舞着走上前去。

熏炉中烧的是苍朮与皂角，苍朮气味浓郁，皂角也是刺激之物，粉末嗅之便令人打喷嚏，此时烟雾氤氲，药气甚是强烈，掩过了刚才那股恶臭。但宋慈闻不到任何气味，他的两个鼻孔都严严实实地塞着纸团。他只觉得鼻腔滑腻腻的难受，因为纸团是在麻油中浸了多时的。

◆ 红颜药事——芍药与守宫砂之间的若干片段 198

只要是女人，都未能免此俗，即使你能做到让天下人全都跪在脚下不敢仰视——即使你是武则天。

《新唐书》载武则天“虽春秋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悟其衰”。据传她有一个“仙人秘方”，使用多年实有良效，五六十岁还有动人之姿。武则天逝世多年后，王焘在《外台秘要》中公开了这个药方，因方中主药是益母草而被称为“天后炼益母草泽面方”，云以“此药洗面，觉面皮手滑润，颜色光泽”，“经月余生血色，红鲜光泽异于寻常；如经年用之朝暮不绝，年四五十妇人如十五女子”。

◆ 将相和——尴尬膈膈脐 210

海狗肾自古便是难得之物，假货也很多，用沈德符的话说是“百中无一真者”。

张居正自然不必担心吃到假药，何况孝敬此药的人更是可靠之极。沈德符言之凿凿：此妙物“盖蓟帅戚继光所岁献”。

还有一些资料则记载了戚继光所献的妙物不仅仅限此，居然还包括了试药的工具，如王世贞便说“(戚)时时购千金姬”送予张居正！

媚药？千金姬？岁献？时时购？——戚继光？！

◆ 不朽——《本草纲目》五百年 224

“山野之人哪敢在大人驾前献丑。我这辈子，也是奇怪，只是喜欢看些杂书，圣人的经典却是不甚精通，该惭愧的是我啊。”李时珍也是言出肺腑。

顿了一顿，他离座走到王世贞面前，深深作了一个揖，神情庄重地说：“时珍自知学术浅薄，难登大雅，故此不揣冒昧，想烦劳大人作一小序，希望此书能借大人妙笔流传后世，多少于世人有裨益，时珍此生便心愿足矣！”

◆ 上党无人参——“土精”之祸 234

看来，导致上党人参绝迹还有一大可能，就是被当地百姓自己灭了；之后随着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想栽也栽不回去，中断太久连变种或者退化品种都没留下，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人参，自古被视作神草，“下有人参上有紫气”，堪称土地之精华，故有“土精”的别名，价值一直不菲，上品“其价与银等”。为什么在当地人眼里，“土精”居然成了“地方害”，好端端的参园也平了种田，非欲除尽而后快呢？

◆ 亡天下——遗民不世袭 248

傅山冷峻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些笑意，拿过酒坛又为顾炎武加满了酒，这才拈须笑道：“此酒是我取上好汾酒，加入竹叶、砂仁、当归、丁香、陈皮、木香等十二味中药浸泡而成，多少能减去一些酒毒，还添了些益气活血、暖胃舒肝之效；用了个老名号，也称之为竹叶青。”顿了顿，他补充道：“顾兄是知道我傅某嗜酒如命的，可毕竟黄土埋到了下巴，有时实在喝不动了；但不喝酒我更难熬，没办法，只好弄些花名堂，好歹还能多喝几口，倒也不是为了养生——难道你还怕死吗？”

“是啊，我等如此无能，其实二十七年前就该死的。”顾炎武又垂下了头，像是在认真观察着酒的颜色。

◆ 草木也更名——文字狱背后的王朝之讳 261

元者，玄也？如果起李时珍于地下，他一定不能接受这种解释——他甚至搞不明白“元参”是什么东西。

他当然知道有种常用的药叫做“玄参”，但他不知道这两者其实是同一物。玄者，黑也，所以他在《本草纲目》里又称其为“黑参”。玄参之名，从《神农本草经》起，叫了一两千年，好端端的怎么改成“元参”了呢？

◆ 是乃仁术——大医坐堂 275

鼓乐又起，人流如潮水一般涌入。过了门庭左拐是条长廊，廊壁上悬挂三十多块银杏木药牌，上书丸药名，下注功能主治，俱为有名的成药，如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安官牛黄丸等。黑底金字，古朴中透着一股富贵气。

穿过长廊，转过一个四角亭，方是挂有“药局”匾额的店堂正厅。远远可见高大的红木药厨和整齐锃亮的瓷瓶锡罐，人未到，药香已是扑鼻而来。进入大厅，环顾一圈，最醒目的是门楼上镌着的四个大字：

“是乃仁术”。

◆ 后记 288

漏天机

——引子 ◇

公元 1899 年深秋，北京。

沸沸扬扬的维新去年九月就在菜市口用一地鲜血宣告了终结，而古老帝国即将承受的那场空前劫难还在海外酝酿着。天下难得的平静，起码表面看来是这样。

虽然有些地方闹起了义和团，但天子脚下毕竟城墙高金砖厚，轻易掀不起多少波澜，臣工百姓还是照着老规矩过日子：该上朝的上朝，该做买卖的做买卖，该娶媳妇的娶媳妇，该储大白菜的储大白菜，该生病的生病。

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病了。他裹着棉袍，虚弱地倚几坐着，等仆人为他煎药。

一帖中药已经被摊开，摆在几上。浓郁的药味使王懿荣皱了皱眉头——他实在是有些吃怕了这些黑乎乎的汁水。他低低咳嗽了几声，百无聊赖，伸出两个手指拨弄药物，漫不经心地看着药堆在纸上被划出一条条横横竖竖的沟。忽然，他似乎发现了什么，原本眯着的眼也随之睁大。

那应该是几块动物的甲骨，上面隐约有一些花纹。他拈起一片，吹去粉尘，又用袖子擦了擦，凑到眼前仔细端详。没错，是有花纹，摸

了摸，好像还是刻痕。

谁会在一块中药上划刻呢？王懿荣顿时来了兴趣，坐直身，从药堆中又挑出几块，排在桌上，认真琢磨起来。

片刻之后，王懿荣的身子猛地一震；又过了一会，他霍然立起，捧起一块甲片，双手竟有些微微颤抖。

王懿荣是一位学者，著名的金石文字学家。他已认出，甲片上的刻痕点横撇捺间似有章法，像是一些文字，但非籀非篆，不同于任何一种已知文字。

他浑然忘了自己的病，屏住呼吸一笔一划努力研究着。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觉得甲片越来越烫手，上面的刻痕似乎要活了过来，如龙蛇般蜿蜒挣扎嘶叫。他的两颧泛着潮红，额头不知何时渗出了汗珠。



甲骨

终于，王懿荣眼前大亮，每道刻痕都射出了耀眼的金光；金光纵横交错，走马灯般在他面前幻化出带些土腥气的画面：

忽而是红日高照；忽而是大雨倾盆；忽而是狂舞高歌普天贺丰；忽而是血肉横飞尸横遍野……

呐喊声、欢庆声、哀叫声、金戈声、鼓乐声……诸多杂乱的音响从上古汹涌扑来，滔天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淹没了目瞪口呆的王懿荣。

良久良久，他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的发现具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他竟在无意中找到了一座尘封几千年的宝库，而手中的甲片便是开启库门的神秘钥匙。

回头再看那堆即将入罐煎熬的药，满身冷汗的王懿荣暗自后怕，庆幸上天让他得了这场病。

“一片甲骨惊世界！”

甲骨上的刻痕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中国已发现的系统文字

中最古老的。甲骨文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考古三大发现之一，以史学角度来看，它之前，有关商代的记载很少，连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都惋叹那个时期文献不足。陆续被发掘的十五万片甲骨上的文字，硬是从历史无情的黑洞中剜回一块，为后人探索那个遥远而模糊的时代提供了大量资料。大到国家征战帝王更替，小到部落祭神、夫妻祈子，甚至兄弟分家、寻牛找羊，多多少少都留下了一些记录。

甲骨，甲是龟甲，骨是兽骨，一般说法是，它们出土后以“龙骨”的身份进了药店。它们被称为龙骨十分恰当：重见天日的，不正是中华民族这条巨龙失落了几十个世纪的一段骨节吗？

但以医药知识分析，王懿荣发现的似乎应该是“龟板”——龟的腹甲。因为据记载，他得的是疟疾，用龟板比用作为传统中药的“龙骨”——古代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更对症；并且传统药书有种观点：用于占卜的龟板药性最佳，商代的龟甲原本大多用于钻灼问卜，当然再好不过。

龟，自古被视作一种神奇的动物，与“麟、凤、龙”并列四灵。龟甲入药，有一别名：“漏天机”。

此名实在贴切得不可思议：埋藏了几千年的诡秘天机，当真是通过这味中药泄漏了出来。

无论是龙骨还是龟甲，反正这些惊动了整个世界的甲骨最早都来自一间普普通通的药店。

除了龟板，还有其他能泄漏历史秘密的灵物吗？琳琅满目的药厨中，究竟隐藏着多少被遗忘的天机？

史书药书对照细细看来，同样发黄的纸页上，竟能找到不少彼此印证的章节，更有许多埋伏呼应之处。以药读史，相互补充相互阐发，居然别有一番滋味。

原来，一味寻常的中药，往往连着一位任何史书都不能漏载的重要历史人物。

原来，一件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不可或缺的道具之一可能便是一味不起眼的中药。

原来，一个药名的得来与变更常常都烙着历史的沧桑印记。

原来，一位著名人物或许本身就是位高明的医家药师。

……

原来，历史与中药可以如此水乳交融地结合。

可能是一段草根，可能是一截枝条，可能是一片叶子一朵花蕾，可能是一张树皮一粒种子，甚至是一块冰冷的石头。背着药篓，沿历史长河一路走来，在风景独特处，总能采到一两样参与或者见证了往事的药物。

这些浸染着历史云烟的中药格外沉重，每一种都闪烁着青铜的寒光。

神话传说，太乙真人用莲藕拼出哪吒的人形，助他起死回生——何不从本草方书中挑出那些蕴涵着历史天机的中药，为我们过往的几千年搭一座骨架呢？

草木无言，草木有灵，众药皆有情。

随着天机一点点被泄漏，中华民族从蛮荒的远古延亘而来的龙骨，将在氤氲的药香里一节节凸显——

厚厚的劫灰在狂风里四散，巨龙将慢慢现出全貌。

在巨龙沉重的呼吸声中，史书冰冷的页面开始龟裂，一株株植物在字里行间抽枝发芽了。

每一片嫩叶的尖头，都垂着晶莹的露珠。

于是，便有了这本散发着草木清香的历史散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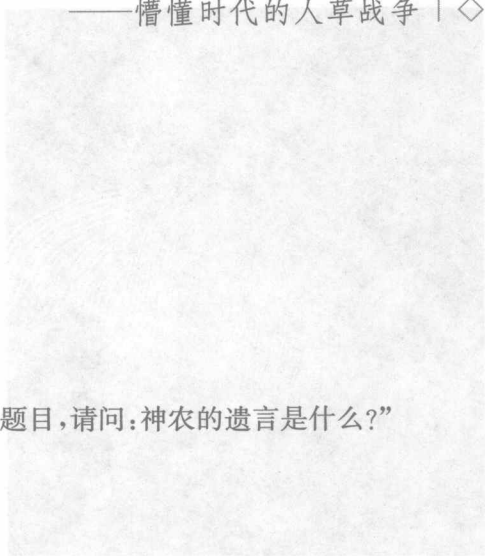
让我们泡上一壶酽茶，一页页翻开：

在一味味中药的引领下，去轻轻触摸历史的脉动；

去聆听巨龙的长吟。

神农断肠

——懵懂时代的人草战争 ◇



“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请问：神农的遗言是什么？”

……

“答案是：‘这草有毒！’”

台上台下顿时哄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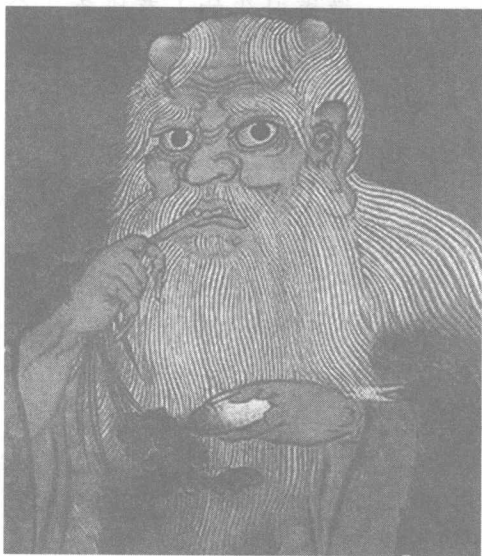
笑声渐渐停息，不知为什么，有人的脸色慢慢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他们想到了什么？是那影影绰绰残存在记忆深处、三皇五帝的时代吗？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究竟是哪几位，千百年来史家各说各的一直没个定论。三皇有的说是天皇、地皇、泰皇；有的说是天皇、地皇、人皇；还有的说是燧人、伏羲、神农；或者伏羲、女娲、神农……如果撇开实在太缥缈的天皇等几位，神农无疑是其中最没有争议的一位上古圣皇。

相对已存在四十多亿年的地球，人类满打满算几百万年的历史不过只是电光石火一刹那。如果地球有知觉，如今看着人类肆无忌惮地自己身上挖掘轰炸、欺凌邻居残害同类，甚至弄破了面皮臭氧层，搞得一片乌烟瘴气，痛恼之余肯定会大惑不解：这些暴发户般的新贵是从何获得的这般神通？——当初，比这些两脚直立的小生灵庞大凶猛不知多少倍的恐龙混了一亿多年也没见多大长进啊！

可饶是科技如此发达,人类对自己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几千年经历也还是只能摸索着猜测着,好不容易拼凑出个模糊的轨迹。至于文字出现之前的很多人和事,更是注定成了永远没有答案的谜——混沌成一块冷冰冰的化石、一抔乌蒙蒙的陶片、一捧不及细看便消散在风中的劫灰。



神农像

神农便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人走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想搜寻一些他和他在时代的资料,可最终无奈地发现,这人间,早已经没了此人任何可靠的痕迹。这人就是司马迁。《史记》中“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一句话,包涵了多少的惆怅与遗憾。

但有些人是必定要在后人的传唱声中复活的,神

农也是其中之一。

后世的典籍中,不时又出现了很多有关神农的条目,唐史家司马贞的《补史记·三皇本纪》可算是较详细的,说“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媯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云云。当然,也必不可少地收入了那个著名的典故:“(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关于此典,记载更早更细的是《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蠃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燥湿肥磽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数字简直使人怀疑当时是不是有人跟着数了一整天。

神农之所以成为神农,一来是他教民农耕粒食,二来便是他尝百